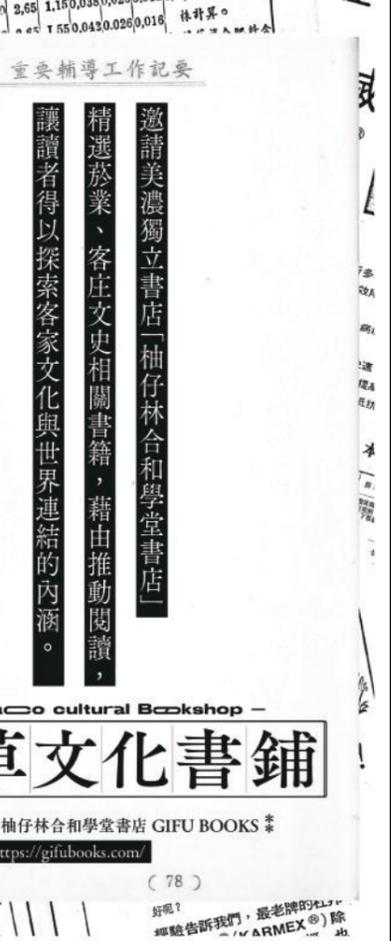


從策劃書展回望美濃的菸草歲月



由於疫情影響，本該在二〇二一年啟動的六堆庄頭劇場—Next300尋找六堆DNA延至今，其中有一場戲，《菸葉飯》，故事背景就在美濃。而這場受美濃愛鄉協進會邀請參與的書展，也就與菸葉有關了。

我不是做菸葉調查研究的，說不出也給不了什麼具體的數據，我只是一個剛好家裡種菸葉的美濃後生，現在，來說一段關於菸葉的記憶。

唸國中之前，我的夏天幾乎都在台北度過，只有在暑假剛開始和即將結束的前後各一週才會待在（或說，回到）美濃。就和許多人一樣，我的暑假最後一天一定是用來趕作業，至今想起依然驕傲(?)的是，我總是將日記寫成回憶錄。不過，我不去書寫在台北看了什麼去了哪裡吃到什麼東西，而是寫下在菸田幫忙的過程。

那段時期的小鎮菸農人數龐大，每戶種菸人家的子孫孫只要年紀來到會走會跑跳還算可

控範圍的年紀，往往會在八年期間被叫到菸田幫忙，因為「準備要種菸了」。

對小朋友來說，下田到底是玩樂機會還是苦差事其實因人而異，對我而言很痛苦，因為我抗拒頂著太陽走進田裡摸泥土。每一次媽媽語帶威嚇地要我去幫忙時，我找足了理由能不去就不去：我剛從台北回來很累；我還有暑假作業要寫……諸如此類。

有時候我會被我妹妹攔住：「哪有啊你的作業明明就寫完了。」語氣天真眼神清澈，那善良的樣子看上去人畜無害(但害到我)。

沒辦法，我都被供出去了只能認份下田。如果當時的我知道怎麼翻白眼，也許就是凡爾賽玫瑰那樣華麗閃耀光芒萬丈吧。

八月時是領了種籽養出菸苗，接著，便是將菸苗移植到田裡。我的工作是在移植菸苗的人(通常是我媽媽)後面撿放菸苗的盒子，疊成

一堆，抱回田邊。枯燥乏味，且經常擔心被蚊蟲咬傷。

有一回我對媽媽說：「我們來打個商量，我撿一個盒子你給我一塊錢。」很合理吧我覺得，但她的表情很不開心，雖然沒到對我翻白眼，我也看得出來自己應該是說錯了什麼。

「你們都是吃菸葉飯長大的孩子，家裡種菸，你們本來就要幫忙。」媽媽這樣說。

我不懂。為什麼這樣是「應該」？

「你們吃的穿的用的全部都是我們種菸葉換來的，長大了幫家裡忙本來就是應該，有什麼好不懂？」她不懂我的不懂。

我不懂為什麼她不懂我的不懂？付出努力換取薪資，不就是應該嗎？但這樣的勞資結構在我家似乎完全不成立，或說，不曾出現過。

那一次之後，我再也沒有對媽媽提到任何建議或交換，我不想惹她生氣，也不想為了兩人對「幫忙」的定義落差而

產生任何嫌隙。我只是默默地季節到了就跟著她身後，把原本放菸苗的盒子一個一個撿起來、疊好、搬到田邊。

那一年開始，我學會了觀察「種菸」這項活動。比方說採菸時的分工。菸葉種植是需要相當人力的，這戶人家種了多少甲，需要多少人幫忙，附近伙房就調人過來，等到換其他戶需要採收時，就是二話不說過去幫忙，此為「交工」。

採菸過程中，被幫忙的菸農家庭會準備點心茶水，由家裡的小孩送去。我們家當然是派我去。那時年紀好小不能(也不會)騎摩托車，我都是騎著腳踏車到市場買好麵食，接著回家提著茶水一路騎到田邊，大喊：休息吃點心了！

麵食類型多樣，紅粿飯常見，但交工的叔叔伯伯阿姨喜歡吃鹹食比較多，就會準備豬籠粿(艾草粿)、鹹碗粿、客家粽……等等，很油很香，配上一杯濃濃的茶剛好解油膩也舒緩了疲累。

我總是看著來交工的長輩不發一語地穿梭在菸葉間，他們採摘菸葉的速度之快，我有好多次都沒有看清楚到底什麼時候將一張空空的袋子放滿的？我甚至想過他們會不會說話？還是說，他們不會說話？摘好了滿了要怎麼扛回田邊？誰來收？還是有人也和我一樣偷偷跟在他們身後，只是這個人等待時機把摘好的菸葉送回菸樓？

我的腦內妄想劇場總是在這一刻爆發到極大值。直到換我妹妹來到田

邊大喊「回家吃飯！」，在腦中翻湧的為什麼以及莫名其妙的情緒隨著妹妹童稚嗓音戛然而止。

如果有人來交工，那麼，這戶菸農就必須準備午餐，算是種菸界的「到田裡幫忙」這件事頗有微詞，但我也承認每年八月開始，我在家的午餐時間都特別值得期待。

這時候，餐桌會出現很平常的飯菜，平常，但很多愛。我媽媽總是會炒一大盤蘿蔔乾。爆香大蒜的瞬間我就能猜到有蘿蔔乾，再一聲「洽……」，就知道切好的蘿蔔乾下鍋了，空氣中再傳來一點刺激，這回輪到辣椒，等等就準備裝盤了。

或是熬一大鍋樹豆湯，豬大骨熬了一早上，樹豆倒進鍋裡熬好，熬到湯的顏色都轉成深色，一把蒜苗撒進鍋裡，香菜不加好看喜好，胡椒撒不撒也看個人開心，一個小碗公，有飯有樹豆湯有蘿蔔乾，簡單卻也不簡單地成就了一餐。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這叫「交工飯」，配菜沒有任何限制，主家怎麼準備就怎麼吃。也是在從此不能種菸的很多年很多年後，我才想到：這簡單的一餐，換來地方人情與交情。而接下來烤菸、繳菸方有收入的過程裡，這麼些年，我都經歷著，我才明白什麼叫「吃菸葉飯長大的孩子」。

吃菸葉飯長大的孩子長大了，在美濃的一處伙房裡策了場小小的書展。選書時我總是想起這段家裡種菸的過往，對種菸人家來說，只要可以幫忙，男生女生都沒有差別。大概只有在與家族祭祀、財產分配……等直接牽連到家族

價值觀的事件才會出現更明確的男女有別(其實講到客庄男女權益、重男輕女現象還有很多可以談，但說說說好像會扯太遠，未來有機會再來好了)。

我想著該怎麼開始？關於菸葉的所有回憶，好像很多人做過相關研究，但為什麼我沒有看見自己想看的？那一刻我慌了，會不會一本書都選不出來？怎麼辦？

這樣的焦慮纏繞了我好一陣子，我甚至走進家裡尚未拆除的烤菸機裡發呆：牆壁還留有多年前煙菸葉的痕跡，地板依然是那時候方便讓熱氣循環的洞洞鐵板，就連乾燥機的主機都還在原位，安安靜靜地，陪了我們家好多年。

是以，我從「女兒」的角度出發，不去細談菸農家裡的性別權力結構，而是單純地從「女兒」的視角切入。一本書就這樣出現，書展的樣子也逐漸成形。

家裡沒有種菸好多年了，談到種菸，那是一段雖不致於苦不堪言但絕對不輕鬆的日子，我不懂菸，不懂種菸，但很多細節我記得：土的味道；沾在新鮮菸葉上的細微水滴；衣服上沾黏到的菸葉汁液；騎腳踏車買了豬籠粿衝到田邊喊吃點心時迎面吹來的風；從家裡廚房傳來蘿蔔乾拌炒爆香蒜頭與辣椒的香氣……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開始，在美濃的邱添貴派下伙房，我藉由書店，藉由這場受到愛鄉邀請的菸草書展，稍稍地找回曾經，也邀請大家一起來，從選書裡，看見美濃的當年。

文/大福(柚仔林合和學堂書店老闆) / 菸草文化書鋪「選書人」

六堆三百年系列壓軸活動「六堆庄頭劇場」於本月正式登場！由客家委員會特別以社區參與的方式，透過九組專業劇團以及九組在地文化體驗團隊，挖掘地方故事及特色文化，編撰成九部全新的沉浸式環境劇場，於本(四)月九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每周六日在六堆庄頭盛大演出，共計二十七場，每場皆有豐富的文化體驗活動，客家委員會邀請大家共下來看戲，感受客家文藝能量與六堆民眾熱情。

二十七場演出北從美濃高樹、南至佳冬新埤，各自展現了高屏特殊的六堆文化DNA。第一週四月九日及十日首演《八音Reunion》，係傳達兩代間的矛盾與為家鄉盡力的心意，與呼應再次團結之社會運動精神；《阿莉莉找魚記》由孩童擔綱串成人演出，期望在傳統與當代間凸顯孩童價值，並傳達與環境共融之意；《火燒庄》中隆隆鼓聲與精勇的武術動作，充滿視覺張力與聽覺震撼，帶出「抵抗」及「征戰」的反思。

第二週四月十六日及十七日演出《菸葉飯》敘述客家務實及集體勞動之歷史，以及因世代更換而轉型之過程，傳達客家族群硬頸的打拚精神；《頭擺頭擺，伯公講》

談到六堆伯公信仰的多元，以及對於人們開墾水源、尋求生存的看顧；《埔之內》以多首原創歌曲及說書人，唱出穿越時空三百多年的內埔故事。

第三週四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透過《天河通地頓物語》將二戰期間日籍軍人的愛情故事融入劇本，讓情感落腳竹田，回應轉運、聚集的場域特性；《關》以文學家鍾理和先生的作品，串連遭遇人生關卡的主角及過去為了水源奮力生存的民眾，探討「族群」議題；《樂土》流動著隱微的愛情與親情，談及女性、生產及媽媽的味道，表現細膩且反映當代兩性議題。

第四週四月三十日起至第六週五月十五日起，各劇走出原劇本場景，於內埔天后宮、竹田六堆忠義祠、麟洛鄭成功廟、萬壽劉氏宗祠、美濃客家文物館及佳冬蕭家祖屋等地演出，錯過前三週現地演出的民眾，還有機會可以再次體驗六堆在地故事。

鍾副主委於日前開演記者會時表示，六堆三百年最後一場同時也是壓軸演出的「六堆庄頭劇場」，結合客家歷史、記憶及在地居民，透過專業劇團指導，用新的方式詮釋客庄的故事，同時找出客庄的藝文能量，以期能將客家文化永續傳承。

客委會誠摯歡迎民眾參與，共同見證六堆地區堆三百年的人文歷程，透過庄頭劇場揭開族群彼此共存共榮與土地禮讚，詳情請搜尋「六堆庄頭劇場」官方網站或粉絲專頁查詢，也可打開LINE加入好友@lingdini，就可獲得完整演出資訊及文化體驗團相關活動內容。

六堆庄頭劇場正式演出 精彩劇情搶先公告



六堆三百年系列壓軸活動「六堆庄頭劇場」於本月正式登場！由客家委員會特別以社區參與的方式，透過九組專業劇團以及九組在地文化體驗團隊，挖掘地方故事及特色文化，編撰成九部全新的沉浸式環境劇場，於本(四)月九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每周六日在六堆庄頭盛大演出，共計二十七場，每場皆有豐富的文化體驗活動，客家委員會邀請大家共下來看戲，感受客家文藝能量與六堆民眾熱情。

二十七場演出北從美濃高樹、南至佳冬新埤，各自展現了高屏特殊的六堆文化DNA。第一週四月九日及十日首演《八音Reunion》，係傳達兩代間的矛盾與為家鄉盡力的心意，與呼應再次團結之社會運動精神；《阿莉莉找魚記》由孩童擔綱串成人演出，期望在傳統與當代間凸顯孩童價值，並傳達與環境共融之意；《火燒庄》中隆隆鼓聲與精勇的武術動作，充滿視覺張力與聽覺震撼，帶出「抵抗」及「征戰」的反思。

第二週四月十六日及十七日演出《菸葉飯》敘述客家務實及集體勞動之歷史，以及因世代更換而轉型之過程，傳達客家族群硬頸的打拚精神；《頭擺頭擺，伯公講》

談到六堆伯公信仰的多元，以及對於人們開墾水源、尋求生存的看顧；《埔之內》以多首原創歌曲及說書人，唱出穿越時空三百多年的內埔故事。

第三週四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透過《天河通地頓物語》將二戰期間日籍軍人的愛情故事融入劇本，讓情感落腳竹田，回應轉運、聚集的場域特性；《關》以文學家鍾理和先生的作品，串連遭遇人生關卡的主角及過去為了水源奮力生存的民眾，探討「族群」議題；《樂土》流動著隱微的愛情與親情，談及女性、生產及媽媽的味道，表現細膩且反映當代兩性議題。

第四週四月三十日起至第六週五月十五日起，各劇走出原劇本場景，於內埔天后宮、竹田六堆忠義祠、麟洛鄭成功廟、萬壽劉氏宗祠、美濃客家文物館及佳冬蕭家祖屋等地演出，錯過前三週現地演出的民眾，還有機會可以再次體驗六堆在地故事。

鍾副主委於日前開演記者會時表示，六堆三百年最後一場同時也是壓軸演出的「六堆庄頭劇場」，結合客家歷史、記憶及在地居民，透過專業劇團指導，用新的方式詮釋客庄的故事，同時找出客庄的藝文能量，以期能將客家文化永續傳承。

客委會誠摯歡迎民眾參與，共同見證六堆地區堆三百年的人文歷程，透過庄頭劇場揭開族群彼此共存共榮與土地禮讚，詳情請搜尋「六堆庄頭劇場」官方網站或粉絲專頁查詢，也可打開LINE加入好友@lingdini，就可獲得完整演出資訊及文化體驗團相關活動內容。